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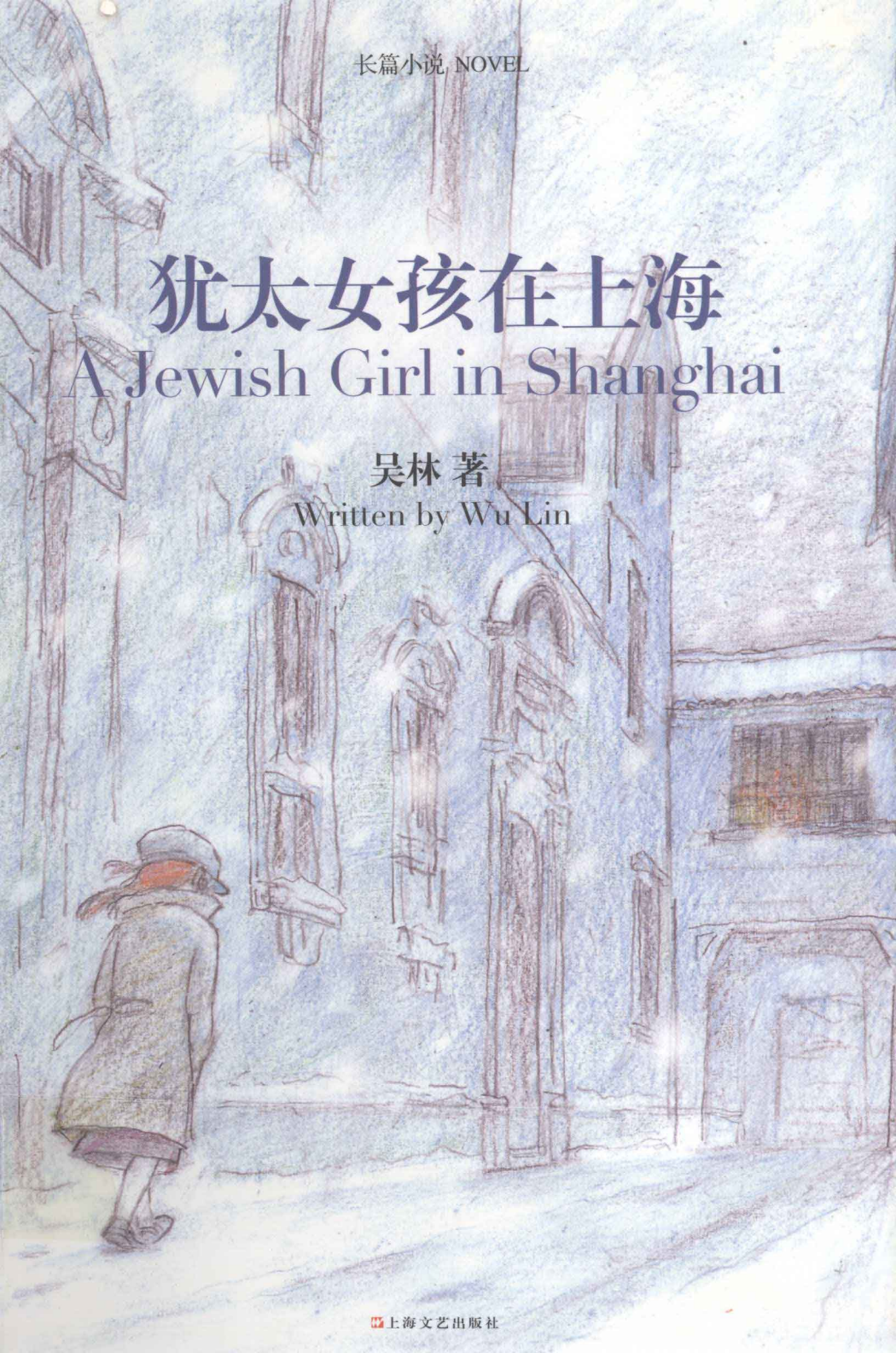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NOVEL

犹太女孩在上海

A Jewish Girl in Shanghai

吴林 著

Written by Wu Lin



长篇小说 NOVEL

犹太女孩在上海

A Jewish Girl in Shanghai

吴林 著
Written by Wu L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犹太女孩在上海/吴林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21-4619-2

I. ①犹…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816 号

责任编辑: 秦 静

封面设计: 钱 祯

封面插图: 姚光华

犹太女孩在上海

吴 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19-2/I · 3597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善良和正义是引领灵魂的曙光

目 录

序曲	1
一、葱油饼	7
二、嘱托	21
三、咖啡·茶	33
四、瑞娜的长发	50
五、天使之死	59
六、逃亡者	75
七、端午节	91
八、索菲亚的日记	107
九、郁金香	117
十、星空梦	134
十一、码头来客	151
十二、苦涩的重逢	163

十三、做客	172
十四、愤怒的火焰	184
十五、买药	202
十六、英雄	215
十七、小擦鞋匠	225
十八、原形毕露	248
十九、承诺	263
二十、尾声	276

序 曲

早就知道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但是没有想到它竟然晚了整整六十年……

让记忆荡涤思念吧,真诚会永远。

2005 年。上海。

春天的清晨,黄浦江畔的春风淡淡地吹着,江水层层翻涌,泛起粼粼波光。朝霞的金边勾勒着往来游弋的轮船,勾勒着两岸巍峨的高楼大厦,散发着梦幻一样的耀眼光晕。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

晨曦中,一个外国妇人从酒店正门走了出来……

一辆出租车开到她的身前,她说:“请送我去虹口区的摩西会堂,谢谢。”

她的中文说得缓慢而优雅,以致司机略有些诧异。从车的

反光镜中望去,这个外国妇人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枯瘦的脸上坠满皱纹,显得两颊微微下垂着。她的嘴唇有些干瘪,唇色暗淡,印着一圈圈年轮。但是,她的双眼却依然清澈、平和,如同纯净的宝石,蕴含着一种简单却深邃的能量。她伸出手,拢了拢头发。可以看出,她的双手保养得极好,骨架玲珑,十指纤细……

待她坐稳了,车开了出去。“也许,她年轻时是个艺术家吧。”司机暗暗寻思着。

出租车很快开到虹口区的提篮桥。她瞧见石库门弄堂里的灰砖青瓦,在疾掠而过的梧桐树影中若隐若现。屋顶的老虎窗被清晨干净的阳光亲吻着,小小的轮廓,透着温暖。还有一些粉艳艳的夹竹桃,带着无边的春色,从窄小的黑漆铁门的缝隙里,从逼仄的红砖墙的尽头,从爬满青苔的灰色石阶旁,和着小贩叮叮当当的摇铃声,悄悄探出头来……

这一切都牵动着她心中的激动。

出租车停了下来,是红灯。她从后座上直起身,用惊奇的目光透过车窗,继续捕捉着窗外的风景;一条弄堂外的小花圃中,长着一株葡萄藤,它的身上布满了经年的风霜,几近根茎处甚至能看到断裂的痕迹。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一分为二的枝干竟各自长出了茂盛的枝叶,顺着主人搭建的旧竹竿,长出了远

胜于前数倍的枝条。枝条和枝条相互交缠着，布满了整个葡萄架子。那青翠的叶子扑簌簌地随着风摇曳着，透着欢乐。

她禁不住地激动起来，自语道：“葡萄藤，上海的葡萄藤……”

一瞬间，回忆将她拉得很远。就在这其中的一条弄堂里，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她曾度过了一段倒马桶、烧煤球炉、搓洗衣板的时光。那些艰难却不屈的日子，竟在她的梦里飘了半个世纪之久。她的手心好像紧紧攥着一样东西，有些攥痛了，仿佛想将她攥回现实。

出租车停了……

司机缓缓地转过头，彬彬有礼地提醒：“摩西会堂到了。”

那异国妇人愣了一下，“哦”一声，喃喃地说：“是这里，是这里。”

她理了理枣红色的毛呢长裙，从容地下了车。她表现出来的尊贵、端庄使得行色匆匆的路人对她投来探寻、欣赏的目光，她则回以友好的微笑。在告诉周围的人，她对这里的人们是怀着深情的。

这一刻，春天的和风正轻轻地，丝丝缕缕地吹着，吹得路旁法国梧桐发出窸窣的轻响，如同一群婀娜多姿的少女，在如醉如痴地为这位老人伴舞。

她就这么站到了摩西会堂的门口。

与此同时,上午的阳光拂过翩翩然的梧桐叶子,细细碎碎地洒在摩西会堂门口另一位老人的身上,将那个拄着拐杖男人的龙钟的背影点缀得格外温情。

她就这样看着,看着……她的心在跳跃着,“是梦吗?”她问着自己。一时间有些控制不住了。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走上前去,抖动着,轻轻地试探性地喊了一声,“阿根?!”

那老先生转过头来……

与这位老人的背影不同的是,他面色红润,胡须整洁,西装笔挺,精神矍铄。他看见她,脸上忽然洒开了大片的阳光,笑意从他的金丝眼镜后折射出来。

半个多世纪的光景从指缝里、从华发里、从皱纹里逝去了,而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宽厚。她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他并不比她镇定,伸出的右手也在微微颤抖。一个声音,好像是从心底发出的:“瑞娜。”

他们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像六十年前一样,紧紧地,紧紧地……

摩西会堂的大门就在他们面前,他们此时无言地并肩走了进去。三面被楼宇环抱的院落依旧质朴、安详,角落里栽种着一些并不高大,却是常青的植物。灰色的尖顶洋楼,白色的拱形门楣,神圣的大卫王之星……

他们推门而入，车马喧嚣，已然在一墙之外。

老太太不可思议地望着，终于发出了一声叹息：“真没想到，这里还同以前一样。”

老先生也感慨着：“是啊，变化的只是我们，我们都老了。”

他们慢慢地走着，脚下的木头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老太太忽然笑了，用希伯来语说：“虽然我们都老了，可是走在这里的脚步，却是这么轻快。”

老先生默契地接道：“以前我们都还是小孩子，但脚步却是那么沉重。”

他们慢慢的边说着话，边在靠窗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她记得，她曾坐在这里的长椅上，虔诚地、心无旁骛地祷告过很多次。初来时是惊恐的、无助的，可是慢慢地，内心便充满了能量。

过了许久，谁也没有再说话。时间仿佛凝固了，仿佛他们来到这儿，只是为着享受这和煦的春日的早晨。

良久，一朵白色的梧桐花絮从敞开的窗子轻轻地飘了过来，在半空中转了个圈儿，落到了老太太的手上，老太太缓缓摊开了有些攥痛的手掌伸到了阿根的面前……

老先生的眼睛陡然一亮。

老太太抬起了头，她的眼睛仍然黑亮黑亮的，此刻犹如月

光抚照下的深海,正泛着岁月的涟漪:“还记得这串项链吗?”

老先生瞬间又伸出了布满青筋的双手,轻轻抓住了外国老太太的手腕,颤抖地说:“不会忘记,我们都不会忘记它……”

一、葱油饼

1939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上海。

这一天,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雪,纷纷扬扬地落在石库门的屋顶上,落在路旁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

这是唐山路上一家简陋的点心铺,一口硕大的油锅架在铺子门口,油锅下,旺火舔舐着新添的木柴,油锅沸腾着,冒着吱吱的油烟。

一个从苏北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男孩——周阿根,他站在铺子门口,穿着打着补丁的破棉袄,那棉袄穿在他身上,已显得有些短了。还系着一条破围裙,他不停地将油饼下到锅里,锅里的油沸腾着,随着油饼的变黄,发出“嗞! 嗞!”的声响。

“葱儿绿,饼儿黄,咬一口,喷喷香! 卖葱油饼了! 大上海最好吃的油饼! 两个铜板买一个咧!”他熟练地叫唤着,一边使劲儿跺着脚。稚嫩得带着苏北口音的童声在凌烈的寒风中

飘着。

这两年他长得快，打着补丁的裤子已遮不住脚踝，嗖嗖的冷风顺着破烂的裤脚，肆无忌惮地往裤腿里钻。他心爱的小黄狗旺财躺在他脚边打着盹，身上已覆满了积雪。

天渐渐黑了。雪，却没有要停的意思。人们步履匆匆，懒得伸出缩在口袋里的手，掏出几个子儿来买油饼。

生意并不是很好。

小店主王二牛躲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用两只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手和着面。眼看着外头的雪越下越大，油锅前已许久无人问津，王二牛忍不住急躁起来：“阿根，给我叫得卖力一点！”

阿根正将面饼下锅，被王二牛一催，心一慌，手指被溅起的滚油烫了一下。他吓了一跳，急忙用嘴去吮吸。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忽隐忽现的小提琴声，阿根一时忘了疼痛，支起耳朵，仔细听起来：“嗯？又是这声音，真好听……”旺财对这琴声似乎也很熟悉，扑棱一下直起了身子，抖了抖头顶的雪花。竖着耳朵倾听，仿佛也被那优美的琴声所陶醉。

可惜的是，这神秘而美妙的琴声很快就停了。阿根回过神来，发现雪又下大了，一朵一朵，落到油锅里，刹那就没了踪影。他麻利地将煎好的油饼翻了个身，又老练地叫卖起来：“香喷喷的油饼！快来买呀！好吃的咧！”

过了一会儿，仿佛是受了阿根叫卖声的诱惑，铺子旁的小弄堂里走出来一个小男孩，在离油锅两三百米远的地方停住了。阿根转过头，发现这是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外国小男孩，穿着一件单薄的暗绿色长风衣，戴着一只半旧的紫色的鸭舌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只露出一双乌黑明亮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一张雪白的小脸埋在竖着的风衣领子里，蜷缩着身体，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自己。

阿根热情地招呼着：“买个油饼吧！”

那小男孩看了阿根一眼，很快就低下头去，磨磨蹭蹭的，想上前，又畏畏缩缩的，不敢靠近。他就这么站得远远的，睁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油锅。

阿根被这个漂亮的小男孩吸引住了，忍不住在心底发出一阵阵好奇：好特别的小孩，好特别的眼睛……

“你是外国人吗？”阿根试探地问了一句，随着又低下头，用铲子把油饼翻了个身。

那小男孩没有吱声。阿根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小男孩这才将盯着油饼的目光移到了阿根脸上。或许是孩子与孩子之间容易亲近，他将自己抱得更紧些，细声细气地说：“我叫瑞娜。”

“瑞娜？”阿根发现他说的是中国话，不禁有些惊奇了，忍

不住重复了一遍。他把刚煎好的那块油饼包了起来，走到瑞娜跟前：“拿去吧，刚出锅的，小心烫。”

瑞娜呆了一下，小声说：“我不能要。”一边说着，一边哈了口气，暖了暖手，又将衣领拢了拢。

阿根看出来了，这个小男孩明明迫切需要这个油饼，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不接。

阿根把热乎乎的油饼塞到了瑞娜手里，憨厚地笑着：“拿着吧，也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嘿嘿，嘿嘿……希望你喜欢它的味道。”

瑞娜感到手里一暖，心里也暖了起来，她手捧着油饼，眼见那黄色的纸张被油渗透了，一股香气丝丝的渗入到鼻子里，她马上抬起头认真地说：“谢谢。我弟弟看到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他想吃已经很久了。”说着，他把油饼捧到鼻子旁，深吸口气，闻了闻：“嗯！好香啊！”

阿根听瑞娜这样一说，又走回去包了一只油饼，递给他：“你一定也饿了吧，这个是给你的。”

“这……”瑞娜感动地看了看他，很快垂下了头，低低地说，“可是我没有钱……”

阿根看着他夺眶欲出的泪水，心想：他一定是遇到困难了……

他看了一眼铺子里正埋着头和面的王二牛，叹了口气，仍将油饼塞到了瑞娜手里，低声说：“快拿回去，和你弟弟一起吃吧。”

瑞娜拿着油饼，想了想，又摸了摸空空的口袋，感到十分为难。“要不……”停顿了一会，他将手伸向怀中，掏出一样东西。阿根只觉金光一闪，眼前一亮，见瑞娜伸出的掌心中，露出一条宝石项链，黄金打造的外壳中央，镶嵌了一块蓝色的心形宝石，那幽深的蓝色，犹如大海，在洁白的雪花映衬下，闪耀着摄人心魄的波光。

“啊？”阿根震惊了，他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物件。

瑞娜递了过来：“你把这个拿去吧。”

“不，不行！”阿根挠了挠后脑勺，他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对贵重东西见得不多，但见到了这个宝石项链却也知道，这东西一定贵重得很呢。

瑞娜坚决地说：“给你。我没有钱，但是这个你拿着，作为我对你的感谢。”他的样子既诚恳又大方。“这不是一个一般人家的孩子”，阿根想道。

阿根后退了一步，连连摇着手说：“这个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收。”

瑞娜将项链往阿根手里一塞，转头跑远了。